

# 跑出青年发展型县域的“青春加速度”

◆梅玲

我是一名“95后”青年,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《跑出青年发展型县域的“青春加速度”》。

开头想问大家一个问题,你们觉得自己小时候和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?给我最大的感受是龙游的年轻人越来越多,以前大多数年轻人向往去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发展,但是现在有更多的青年选择回到龙游这片热土。

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?一方面,自己身边越来越多的同学回到家乡,建设龙游;另一方面,龙游举办了多场活动厚植青年沃土,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去年3月15日,我县发起龙游湖畔8090青年创造季活动,以青年人为主角、创造未来生活的场景。在现场,我们倾听了来自艺术、策划、景观等不同专业背景的27位青年设计师和创新艺术机构一系列的艺术、设计方案,让我感受到青年在龙游“大有可为”,而在我们的身边,也确实有这样一大批青年“大有作为”。接下来,我想带领大家从一个“95后”青年的视角看青年。

第一个是文创青年,聚沙筑梦。70多年前,“衢州六烈士”之一的李子珍在溪口组织“溪口联谊会”,团结革命力量,从事抗日救亡活动。而如今,一群有理想有激情的年轻人们齐聚溪口,成立“溪口青春联合会”,共同讨论着家乡的发展,探讨着如何走好艺术振兴乡村路,我们的政协委员、“瓷米文创”负责人吴琴芬就是其中之一。她潜心研究、挖掘龙游特色,进行陶艺、瓷画创作,设计出了龙游石窟、年年红、民居苑和六春湖四大景点瓷片、溪口笋筍等带有龙游元素的文创作品,“瓷米”成为了溪口文创的一张闪亮的“金名片”,而这种文化艺术交流、文创研发设计的形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集聚于此。现在,去溪口看看吧,你会看见当地木匠现场展示小木马等童年玩具的制作工序;你会遇见一群父母带着自家的小朋友踏上了乡村研学之路;你也可以坐下来享受一份静

谧,与朋友围炉煮茶聊聊天……如今,已有90余名年轻创客入驻溪口,结对810户农户,累计销售农特产品的总额达4000多万元,青年的回归,为当地发展注入了全新动力。

第二个是农创青年,唱响牧歌。在我们龙游,有一名“90后”大学生,花了10年的时间,成了“羊专家”。2014年,全省五水共治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,王阳带头拆了自家猪场,返乡创业,开启了养羊之旅。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,羊舍经四次升级改造,华丽转身为现代化农场。经过不断努力,他创办的浙江弘洋牧业有限公司,目前存栏湖羊3500只,带动10多家农户养殖3000只,年产值达600余万元,其中带动农户增收300余万元,唱响了新农人的田园牧歌。“阳养羊”只是农创青年中的一个小缩影,在龙游,这里还有“85后”的“粽子专家”陈俊辉,有“任性”的农夫张王伟,还有接下了父辈鱼篓的傅晓靖……一批批农创青年,正在以他们的新理念、新视野打造一个全新的农业新天地。青年的存在,为当地发展带来了新机遇。

第三个是工创青年,接力奋斗。“年轻一辈,从父辈接过沉甸甸的担子,我将继续不忘初心,带领企业奋力拼搏、勇于创新,主动承担社会责任,在高端装备制造的道路、在人生的舞台上,不断打磨自我,提升企业竞争力、影响力。”这是浙江贝尔轨道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方津在“8090宣言”中动情的描述,这也是他努力在干的实事。2008年,方津放弃考研,选择回龙成为“创三代”,接下爷爷辈积攒下的产业,从公司销售部做起,一干就是4年,毫不夸张地说,这4年,全中国只要有铁路的地方,有站台的地方,就有他的足迹。九层之台,起于累土。现在的方津已经成长为企业总经理,在求稳守成与开拓创新中,他毫不犹豫选择后者。如今的贝尔,流水线数控化,自动切割、钻孔、下料几道

工序并在一起,完全颠覆这个行业的传统思维,正在打造民营企业智能化工厂的“天花板”……青年的接力,为龙游当地的发展带来了变革与创新。

认识完三个群体青年,我不禁思考起来,我们龙游为什么如此重视青年平台的搭建、注重青年人才的培育?时间的指针回拨到2003年7月10日,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紧密联系浙江优势和特点,在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提出“八八战略”,科教强省、人才强省是“八八战略”的主题中应有之义和重要路径。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,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,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青年强,则国家强,号召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、跟党走,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,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,拥抱新时代,立志做有理想、敢担当、能吃苦、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,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!

在新时代的号召指引下,龙游这座冉冉升起的小城,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青年人才发展道路,为更好吸引、留住青年人才,进一步激发青年活力,龙游积极搭建“青年新联”平台,筑好青年人才“蓄水池”,培养青年人才“优等生”,稳步提高龙游对青年的承载力、吸引力和凝聚力,不断提升青年对龙游的认同感、参与感和贡献度。

青年因城市而聚,城市因青年而兴。最后,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下前期参加新联工业文创市集活动的体会,一场在鑫佳硕公司旧厂房举办的交流活动,走进园区,你会看见户外家具、野外吊床、日用木作、香芬蜡烛、非遗大漆……摆放在自制的展示架上,周围一圈顶上架着帐篷的越野车,在杂乱而有序的空间里,你会被一句句清晰明亮的标语“站高一米看世界”“青年创业 赢在龙游”所吸引。我想,这就是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的浓厚氛围,这就是龙游与青年的“双向奔赴”!

## 青年当随时代

◆李妍

我是一名“00后”宣讲员,在我县石佛乡三和村工作,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。今天,我想和大家聊聊:最近,你最“社死”的一个瞬间是什么时候?

“社死”是一个网络流行语,意为“社会性死亡”,指在一个人公众场合或社交媒体上出现极度尴尬、丢脸的情况,以至于感觉自己已经在社会上已经“死亡”。这个词最早源于美国作家托马斯·林奇的书《殡葬人手记》,其中一段关于死亡类型的描写。在网络时代,人们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生活分享到互联网上,一些出糗、丢脸的事情也会被广泛传播,导致当事人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。因此,“社死”成为了一个网络热词,形容那些在公共场合或网络上遭遇极度尴尬情境的人。

提到“社死”这个词,那先说说我自己吧。一年多前,也就是我到村里的第一天,跟着村支书、带着医生,帮乡亲们做公益体检。结果,进村不久,我在众目睽睽之下,成了医生第一个诊治的对象——因为中暑,我竟然当场晕倒了。

虽然很尴尬,但也有意外收获。因为这一晕,我以最快的速度让全村父老乡亲都认识了我。“晕倒的小姑娘”成了我的代号。

从那天起,我也算正式加入了三和村。

不过,紧接着我也迎来了第二个难题——“社恐”,在任何地方、任何情境中,都会因为莫名而有的社交恐怖症害怕自己成了别人注意的中心。

刚开始我也说了,自己是一个“00后”。天知道,一个“00后”的小姑娘,和一群村里的叔叔阿

姨大爷大娘在一起,接不上话茬的我只能尴尬地笑。以至于前几次下村,冷场成为了常态。那段时间,我自己也很受挫。也许是看出了我的如坐针毡,一次散会后,书记找出了一本书递给我——《沈浩日记》。在书里,我认识了沈浩。2003年,沈浩来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担任第一书记,头一件事,就是起早贪黑、挨家逐户地找人谈:“小岗怎么发展,要实现什么目标?”30多个日夜里,他将全村100多户人家走访了两遍;先是修路、建纪念馆、换新学校的课桌,再是建农贸市场、卫生院、敬老院和文化广场。2006年底,沈浩在小岗村任职三年届满,村民用一份印着98颗鲜红手印的挽留信,把沈浩留下来。2008年12月,沈浩在小岗村第二个任期就要结束了。小岗村民再次按下186颗红手印,把沈浩再一次留了下来。沈浩笑着说:“我不走了,永远在小岗干了”。2009年11月,沈浩倒在了工作岗位上。他真的永远留在了挚爱的小岗……应小岗村乡亲们第三次按下红手印的强烈请求,沈浩同志的骨灰安葬在了小岗村的公墓。

186颗红手印见证的是沈浩与小岗村乡亲们的鱼水之情。那我能和三和村做些什么呢?虽然我面对村民是“社恐”,但面对网络是“社牛”。于是,我想到了用当下最火的网络直播帮助村民代销农产品。最好的时候,一天就帮村民卖出了800公斤柑橘。通过这样的互动,我和村民们的关系也越走越近,大伙儿都亲切地叫我“卖柑橘的小姑娘”。

说起这些,我还是很自豪的,我似乎也从“社恐”成了村民眼里的“社牛”。但,真的牛么?

有一天,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回到梁家河村时的感言,他说:“人生,我的第一步迈出来,就是到咱们梁家河。”

我这才突然意识到,并不是我改变了三和,而是三和改变了我。

今天,是我来到三和村的第522天,这522天里,我走过了三和村的夏、秋、冬,走遍了3和村1204户人家,也上过海拔1000多米的大力山。从一开始柔弱的“大小姐”,到帮村民增收的“直播达人”,再到如今大伙儿口中亲切的一声“妹妹”。我学会了与群众拉家长里短,学会说拗口难懂的北乡话,学会记录土地红线,学会和农户检查虫蚁危害。街坊邻里有了矛盾第一时间就会请我出面调解,项目推进也会听取我的看法。在三和村的522天,正是这些朴素的村民朋友,让我学会了向下扎根,向上生长。

我们何其有幸,生在红旗下,长在春风里。时代仿佛一盏聚光灯,把渺小的我影子拉得好长,长到我偶尔会忘了,我的光芒源自于我身后的时代。受一方百姓期许,肩负一个时代的使命,以青春的力量,让希望绵延不绝,让创造生生不息。

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:“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,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,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。”我们在时代的巨变中颠簸、拼搏,与时代同频共振、肝胆相照。

青年当随时代,越过山丘,初心和使命一定能抵达。

写于2024年1月20日